

生長兵間老太平

(四)

響應號召參加青年軍

● 趙廷俊 (前中央日報總編輯、副社長、中華日報社長)

重慶政大風景幽美

長，直到而今老同學餐敘，還有人叫我班長。

，經常傍晚與同學結伴沿花溪散步，星期假日與中學同班馮鍾恒、白壘、陳啟政四人，同登校園後山嶺。山高約兩、三百公尺，上多松林，踞坐松間石上，閒話中學趣事，往往留連三四小時，薄暮才下山。距校不遠的建文嶧，亦為常遊之地。假期夜裡有時在我臥室坐床上吃花生米，喝廉價橘精酒。一天夜裡窗外飄雪（重慶寒冬時偶爾落雪），我們四人擁被坐床上，吹牛談天到天亮才各自散去。遇有學友來遊訪，常於月夜陪同在花溪划船，並小飲。

進入政校讀書後，我改變了高中時的輕浮行徑，出操聽講之外，就是到圖書室看書。政校新生實施軍訓，每天「三操兩講」，下操三次，聽軍訓課兩次，中學裡我就受過軍訓，頗能應付得宜。空餘時間，我打球、游泳，自得其樂。除了規定的新聞學會外，其他社團都未參加，也從不參加班級職務的競選。有一次班上同學因我會多項運動，推選我主持選出班上各項體育和球隊隊長，我早作安排，迅速分別提名選出，及至鼓掌結束，原來想推我任職的才發現我居然推脫了一切。不過，在各項比賽中我盡力而為，還常排難解紛，為球隊隊長解決問題。不料在我們畢業那一學期，我在周捷撥弄下，竟然被選為班

政校在重慶南岸著名的風景區小溫泉，學校前面是花溪，教室在谷邊平地，宿舍在半山腰，山嶺松林茂密，環境清幽。附近山谷多洞穴，仙女洞附近是訓練公務員的高等科所在。再往西去就是遊覽勝地南溫泉、白鶴林等。所謂花溪原是山谷間一小溪，南溫泉、小溫泉的硫磺水都溢流入溪。由於政校自營小發電廠，在堤坎築堤壩攔水，在與南溫泉的兩千公尺間匯成深可航行小船的花溪。堤坎過來不遠是侍從室第三處辦公地，設有蔣委員長休息室，學校稱為「校長官邸」。附近花木栽培最好，原不准學生遊覽，勝利還都後開放成校區一部分。

二〇一師擔任訓導員

二年級開學不久的十月間，政校掀起響應領袖青年從軍的熱潮，新聞系幾乎全班人都簽名從軍。（關於此事及從軍後的情況，我曾於青年從軍四十週年時發表一

(四) 平太老間兵長生

我喜歡遊山玩水，政校附近山水幽勝

壯懷縈夢四十年」一文於中央副刊。見附錄。）

青年從軍是十月十四日發動，全國青年熱烈響應，報名從軍青年共計十二萬五千五百人。共編為九個師，分駐各地。二〇一師在四川璧山，二〇二師在綦江，三〇三師在瀘縣，二〇四師在萬縣，二〇五師在貴州遵義，二〇六師在陝西南鄭，二〇七師在雲南昆明，二〇八師在江西黎川，二〇九師在江西鉛山。

我報名從軍後，學校考選政工人員，我被錄取，於卅四年二月到青年軍政工幹部訓練班受訓一月，三月派赴二〇一師六〇一團任上尉連訓導員。受訓結束，按成績和志願分發工作單位，我最想去的是接近家鄉的南鄭二〇六師，卻被分派到二〇一師。曾想申請改派南鄭，經同期受訓學長勸導，他指出向來軍事編組，第一師總是選最好的，你以大二學生選派為青年軍第一師的上尉連訓導員，當是成績優良，何必再改。我接受他的建議，這對我提前退伍返校早畢業一年有關，若到南鄭，因距校遙遠，可能就得再延一年了。

二〇一師師長戴之奇，原任十八軍副軍長，後於三十七年與共軍作戰時殉職。

六〇一團團長趙德樹，日本士官畢業，後任陸軍獨立第一旅旅長。二〇一師編成之初有八千餘人，經轉撥及汰除，實編五千一百餘人，大專學歷者佔百分之十，高中佔百分之二十，初中百分之五十，素質之高為各師之冠。我於三月到軍中服役不到十個月，就提前退伍返校。

說來也巧。卅四年十二月間我因故回學校，從軍後擔任翻譯官的同學因任務結束，都於十月間回校，青年軍的退伍訂在卅五年五月，我想若此時仍可回校，就可少耽誤一年，經詢教務處還可以回校，於是回部隊考慮以請長假方式離開。團督導員周文化再三勸留，指過一個月，一月間即可升少校，你大學畢業也難有如此好階位。我因完成學業心切，婉謝好意，同班同學擔任少尉連幹事的黃禮泉再三表示不願回校，並盼我留下，幾經考慮仍決定返校就讀。

協助士兵大膽取巧

在軍中十個月期間，全力工作，被譽為六〇一團模範訓導員。我卻作了兩件取巧的事，一是為士兵好，一是為同班友好黃禮泉解決難題。青年軍從軍學生有優待

，但需有在軍中服役證明，軍方怕學生得到證明，家屬獲優待後脫逃，不肯發給，來自鄉村的士兵深以此為苦。對外行文證明是師級的職權，團級都不能辦理。為解決難題，我想到用寫信向家長致敬方式，告以貴子弟在本連服役，身體健康，精神奮發，表現良好，請勿懸念云云。用連訓導員名義發出，但蓋上鈐記。家長收到後便可據以申辦優待事宜，因而解決了許多士兵的難題。照說這函件是無效力的，但地方人士並不明瞭軍中規範，只要有軍中鈐記的就可照辦。

另一件是為黃禮泉辦在軍中服役證明。青年從軍在熱情激蕩下，同學紛紛簽名志願從軍，稍後熱潮消退，從軍作戰，冒生命的危險，使有些人心理動搖，加以家中父母勸阻，有的人就藉故回家，校方為防止此種情況擴展，決定凡簽名志願從軍而不入營者，予以開除學籍。同班友好黃禮泉就是這樣被開除學籍的。我到軍中後和他常通訊，那年七月間我教他來我們團裡看看，若願留下，我可簽他任少尉連幹事，這樣即可恢復學籍。他從家鄉資中來六〇一團，照原先安排並特商調任我那一連的幹事，在團中我人緣甚佳，此事辦的

(四) 生長兵間老平太

順利。問題在軍中服役證明需師級核發，層層申報可能費時甚久，而且有揭穿底牌之虞。經考慮後，我決定用連訓導室名義行文政校，內稱，查貴校學生某某已來二〇一師六〇一團五連服役，現任少尉連幹事，請依規恢復學籍。本署專用鈐記，完全以正式公文方式出之。政校於接獲後答覆照准。就此解決了黃醴泉的重大難題，否則他要再參加大學考試，重新就讀，能否考上仍是問題，考上也耽誤兩年時光。我這樣做是違規的事，幸而作了也未發生問題。

學校復原回家省親

卅五年政府復員還都南京，政校也遷回紅紙廊校園。學校提前於四月初結束，隨校東下的同學留住學校待船，自行赴南京的則各自回家，於開學前到校。我回家住約半年之久，於十月下旬抵南京。這半年間在武都中學教課一月多，同時對地方疾苦多所瞭解。赴南京特繞經蘭州，再由西安乘火車自隴海路轉津浦路，得以自黃淮大平原掠影而過，以後竟再無機會。

四月底從重慶搭公路東經璧山、銅梁、遂寧、射洪、潼川到綿陽。同行有中學

、大學同學馮鍾恒、陳啟政，到綿陽後我獨自從中壩北上。過銅梁虎峰時，看到去年同在一營的許多士兵，有人高喊趙訓導員，我也揮手示意，為此曾感賦「鵲仙橋」一詞：

麥黃欲遍，鵲啼淒切，又是天涯春暮。匆匆車過虎峰營，喜見枕戈舊伴侶。

風馳電掣，無緣小住，贏得滿懷愁緒。探車窗揮手頻頻，恨目斷遙岑遠樹。

因家書中提及母親生病，過綿陽後迅速兼程回家。在中壩隨驛商同行，三天各行六十里，心急之下，留行李託驛商載運，獨自疾行。五月五日翻越進軍山，上下約七十多里，到青川後繼續疾行，想趕到茹溪，約一百四十里。夕陽在山時行抵三鍋石（距茹溪二十里），在小河邊想稍作休息再趕路。坐岸邊之後，忽感昏暈，看到河邊人想呼叫發不出聲，旋即失去知覺，片刻之後悠然甦醒，掙扎起身，兩腿酸痛，慢慢跛行入三鍋石街上，投宿小店。

晚飯後用酒擦抹雙腿以減輕痛累，幸次日翌晨居然完全恢復良好，再急行一百二十里，翻越碧山到碧口鎮。這次昏厥是平生僅有一次，孤單一人，頗為危險。碧山、進軍山荒遠少人居，多搶匪，偶有野獸出

沒，獨行亦是蹈險。我帶著一把紅色油紙雨傘，想到萬一遇野獸，就張合雨傘來嚇阻。也習知搶匪行徑，行劫前先高喊行人「站住」，可以聽到站住就乖乖聽命，任其搜身。從碧口到武都三百三十里，只走了三天，這次行程是十多次同樣旅程中走得最快速的一次，平均日行一百里。

這次回家與上次相隔三年，中間經過從軍，與父母相見格外熱切。廷傑弟於我從軍後，父母促其休學，並為之完婚，弟媳蘇筱林，已生有一女。因此父母不再催促我結婚。

家居半年兼任教師

在家鄉不介入任何地方情事，讀書自娛，偶爾寫詩。就中「還鄉吟」一詩曾刊武都週報，頗富感情。此詩是回家後夜裡讀杜甫羌村詩不能成寐，於枕上口占。

有田近負郭，先世嘗躬耕。獨我學書劍，十年愧無成。健足當快馬，戎裝返故城。地僻俗風古，遠歸見深情。鄰友滿庭室，慰我苦長征。阿母過愛兒，怪兒自請纓，卻喜歸來早，還驚兼程行。夜深食絮語，不覺曉雞鳴。

九月初武都中學開學，校長李茂春請

我教高中二、三年級國文，學生與我年歲相差只兩三歲，相處甚和樂。十月中我離家赴南京時，校長中午設宴餞行，飯後師生百餘人送到北河堤上，令人感動。離家出門時母親靠著大門外望著我，幾度回首不禁黯然，父親走到街上店門前停下，弟弟僱好馬車，送我到河堤上，坐馬車走長路這是首次。武都原來不通任何車輛，卅四年經岷縣到蘭州的公路修通，但路況差，車輛甚少，倒是馬車得以通行。到岷縣等汽車不到，又坐馬車，翌日中午搭上黃魚車到蘭州。

附舊作：

壯懷縈夢四十年

民國三十三年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前一年，卻也是國家處境最艱險的一年。就在那年十月，全國十多萬知識青年響應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號召，自動簽名，從軍報國。我是十多萬青年軍的一員，雖時過四十年，當日豪情壯懷仍縈夢境。

那時我正在重慶政治學校新聞系讀書，學校位於重慶南岸風景區的小溫泉，背倚有青翠松林的山崗，前面的一條靜靜的

花溪。花溪的水在政校附近被築壩攔截，有一小發電廠，那兒有小橋可通行，題名「利涉橋」。政校的範圍從那兒開始，沿溪上達白鶴林，可以說沿溪以北地區都是政校園區。花溪的水因受攔阻，從堤坎到南溫泉四五里之間可以划行小船，南溫泉有溫泉游泳池，這一帶是遊覽勝地，每逢假日，遊人雲集，小舟往來如梭。三十一年秋季，我考入政校，在此風景幽美、管理良好、讀書風氣很盛的學府，安靜的讀了兩年。

重慶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戰時首都，曾迭遭日本飛機瘋狂的轟炸，一再發生傷亡慘重的禍難，政校校園也被投彈，深廣的彈坑遺痕猶存。我入校的那年還跑過空襲警報，攜帶小木凳，魚貫進入山區防空洞；往後就再沒有日機來襲過，因為太平洋戰事爆發後，日軍集中海空主力南侵，其後又因美國空軍的支援中國戰場，使日本飛機不敢再西侵。

政校的生活管理都妥善，儘管物質缺乏，師生們在抗戰緊急聲中，都能刻苦自厲，發憤研讀。但到了三十三年夏天，前方軍事情況轉緊，戰事失利，朝野咸感憂心，同學們也有恨不能獻身報國的苦悶。

三十三年夏間，盟軍在歐洲反攻，開闢第二戰場，太平洋上，麥克阿瑟元帥展開躍島進攻，這都使日軍感到恐慌。於是改變作戰計畫，調集兵力，向我湖南、廣西和貴州主要交通沿線進攻，企圖打通從中國大陸到中南半島的陸上交通，以便其對南洋的支應。衡陽的激戰在七、八月間展開，堅強苦守四十七天終於淪陷後，日軍深入廣西，轉竄貴州。穩定兩年多的戰局突然逆轉，因盟軍已展開反攻而期待勝利來臨的人心亦為之灰喪，憂時愛國的青年們則想到，如何才能直接貢獻心力，以挽救國家危亡。

響應領袖號召從軍報國

那年秋季開學之後，同學們雖照常上課，但總心憂國事，當因前線戰事的失利而坐立不安。十月十四日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發表文告，號召在學校的，在黨政機構工作的社會上的所有知識青年志願從軍，殺敵報國。全國青年熱烈響應，掀起從軍報國的狂潮巨浪，短短兩個月期間志願從軍青年超過了預期的十萬人，多達十二萬五千之眾。

從軍，在當時的確是抱定殺身報國決

心的壯舉。對日抗戰期間，國軍的武器裝備遠不及日軍，而日軍作戰又極其野蠻狠毒，國軍在作戰中必然冒重大犧牲，一個連、營傷亡殆盡的慘烈情事常有，從軍作戰的艱險大家都有深切的體認，從軍必須有很大的勇氣和決心。還記得，我在從軍紀念冊上寫的辭句：「一手摸著兒子的腦殼，一手指著身上的傷痕，告訴他，為父當年參加抗日戰爭的時候……」當時大家所抱非死即傷的悲壯心情，於此可見。同時，抗戰期間政府為珍惜知識青年，希望能為國家作更大貢獻，在校學生規定可以暫緩徵召服役，大中學生事實上享有不服兵役的特權。也因其如此，志願從軍實在是極其難能可貴。全民崇敬的領袖之號召，激發了愛國青年殺敵救國、捨我其誰的豪情壯志，大家都不顧家人的反對，不怕一切艱險，紛紛志願參加青年軍。

政校的同學在領袖發出號召的次日晚間自習時，各班級同學自動集會，展開志願從軍的簽名。有的同學起初不無遲疑，個人考慮的因素很多，但熱烈如狂的掌聲，熱淚盈眶的慷慨陳辭，衝破了一切顧慮，人人都以我豈能後人的壯懷，踴躍簽名從軍。我就讀的一班六十來人，祇有七八

個人因身體等原因沒有簽名，他們的心情卻比從軍者更沉重。

簽名從軍的當晚，全校彷彿陷於熱情沸騰中，已簽名者情緒興奮無比，想到即將一遂殺敵報國壯志，走起路來都覺精神特別抖擻，似乎有腳趾顫高了的昂揚之氣。興奮之餘，不免串連走動，四處游說，恨不得全校師生一齊都參加從軍，當然也引起過一些小爭擾。過兩天之後，校園恢復了安靜，大家繼續照常上課，等候編隊入伍。

掀起從軍狂潮，全校約半數人志願簽名從軍之後，大約有兩個月之久，繼續安靜的唸書，這種耐心和守校規的精神，可能為當時所罕有。各地從軍青年在報名之後和召集入伍途中，頗有情緒激動，行為過火之處，雖為社會大眾所體諒，但學養深厚者總覺於心不安。

到那年底，志願從軍同學除部分投效海空軍，或考選作譯員及政工人員外，大部都分別編列為九個青年軍的師，其中七個師在大後方的四川、陝西、貴州、雲南四省，兩個師在東南前線地區。入伍時，歡送的場面至為感人，多年同窗學友，忽然分手，而且從軍入伍，將到前線去灑熱

血、擲頭顱，很可能是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！灑淚揮手，激動之情不能自己，有的送行者，在征車將發時，振臂高呼：我也參加！於是在一陣熱烈掌聲中，掛上彩帶，立刻也變成被送者。時屆歲末，重慶儘多冷雨寒風的天氣，一批又一批的熱血青年，在風雨中昂然踏上征程，投向軍營。

心懷壯志奉派基層工作

我在學校考選為青年軍的政工人員，三十四年初到復興關軍委會幹部訓練團接受為期一個月的訓練，然後分派到軍中服役。班主任是蔣經國先生，那時大約三十幾歲，幾乎每天同受訓青年一起操作，他那「復興關下青年」的沉雄語調，以及在凝霜飄雪的清晨和青年一起跑步的豪健之情，在青年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深刻印象。

緊湊而興奮的訓練結束後，按志願和成績分發到青年軍中。學新聞的多派到師政治部或團營督導室作文宣工作，我認為到部隊的基層，更能直接達到殺敵報國的心志，因而願意派到部隊的基層工作。三十四年三月，我奉派到青年軍二〇一師六

○一團擔任上尉連訓導員，營地在璧山和銅梁之間的虎峰場。

我先後在兩個連擔任訓導員，先是第九連，後調第五連。連上士兵多係來自川東各縣的中學生，也有部分重慶附近的大學生和機關裏從軍的青年，糧食局的七八位職員就在我那一連。雖然有的年齡相差十多歲，心志相同，相處頗為融洽。當時

戰友生死與共打成一片

訓導員的主要工作，除了使官兵精誠一致，鬥志昂揚而外，還要達成最高領袖蔣委員長「軍隊即學校」的召示，要從軍青年在勤練作戰技能之餘，繼續增進知識的學習。但事屬初創，軍隊徵召編組才三個月，政工人員又是先後考選訓練派用，一切尚無定制，更沒有印發的教材，祇有自行構想設計，大家就各盡其能，各就所長的獻身工作。當時部隊裏每天有兩段時間作訓導員講話之用，我安排了三個內容，

一種是政治課程，內容包括主義思想、黨政體制、各國政府組織等；另一種是歷史課程，以歷代重要戰役及名將事蹟為主；此外並講述時事，分析戰情。這些都由我自己擔任，頗獲官兵好感，連排長對我講戰史最感興趣，偶有不能出操的雨天，他們還要求我加講課程。青年軍中也是人才

濟濟，我那一連就有精通日語及英文造詣頗佳的大學生，晚間分開兩個班，教學日文、英文，七點到九點之間，咿咿啞啞，教讀之聲不絕，真的作到了「軍隊即學校」。

在軍中那段時間，我對工作幾乎到了

狂熱程度，全部心力完全投入，時刻都在想到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同連弟兄是將來上前線與敵人拚命，同生死共榮辱的戰友，要和他們生活打成一片，關切愛護他們，才能有深切瞭解，真誠友誼；更要以身作則，我常常想，大家都是志願從軍的學生，我既然作他們的官長，就必須工作更辛勤，表現更良好，才能獲得他們的尊敬和信賴，也才能達到同心一德，為國效命的目標。

人一生體力最強旺的時期在二十來歲，那時我二十剛出頭，體型雖瘦，精力甚強，在學校是長跑健者，現在臺北的馬鶴凌學長在學校運動會中和我跑前一二名的，在復興關受訓時，幾百人的越野賽我是冠軍。身體健，耐力強，在部隊行軍時，我和士兵走在一起，有時還為力疲者代

措行囊，到達營地之後，總要先看到士兵都駐紮好才放心。平常我不等吹起床號就先起來，盥洗後，隨起床號聲到各寢室催賴在被窩裏的起床；夜晚熄燈號後，到寢室悄悄察看，勸仍然聊天的乖乖睡覺；士兵操作訓練我都在場，球類比賽、游泳以及康樂活動也都參加，生活完全與士兵打成一片，相處幾個月之後，不僅熟識每一位士兵，連上樓梯走路的腳步聲都能辨別。

家長們對從軍子弟的生活情形極為關切，連裏士兵多是十七八歲未曾遠離家庭的中學生，父母的惦念之切可以想知，我除催勸他們多寫家信外，又以訓導員名義寫信給家在後方的所有士兵家長，告訴他們其子弟在營一切都好，請他們放心，並對家長鼓勵子弟從軍表示讚佩。我和文書上士整整忙了好幾天，才寫完百多封信，所收效果意外的好，家長們或直接回函致謝，或函其子弟轉達謝意，親愛精誠的氣氛洋溢著全連。我曾摘出一封作樣本，寄重慶中央日報，承刊於副刊，題目就是「寄青年軍家長的一封信」，後來服務軍中電臺的同學函告，這封信曾一再播出。團長和督導員又因而請我創辦「虎峰報」，

(四) 平太老間兵長生

中 每十天出版一次，報導全團活動，鼓勵官兵士氣，加強訓練學習。從採訪寫稿到校對幾乎一手包辦。在軍營那段時間，工作忙碌、生活緊張，精神很振奮，心情也很愉快，自覺真正的在為國效命，全心全力，猶恐不及。

抗戰勝利未酬報國壯志

八月十四日夜晚，日本投降的喜訊傳來，軍民歡欣如狂，大家爭放鞭炮，所有商店鞭炮都搜購一空，沒有炮放的敲打鑼鼓，有的拿起洗臉盆猛敲，以表達興奮喜悅心情。

歡情過後，想到慷慨激昂的從軍，卻未能到前線轟轟烈烈的殺敵報國，內心又不無遺憾。最初，盛傳我們這一師，要開赴日本九州作佔領軍，心想，雖未能作戰殺敵，參加佔領軍管管日本人也是好的。但卻事與願違，奉令原地訓練。我因學業尚未完成，那年底就申請提前退役。回到學校，作翻譯官的同學都已回來，一年前以易水悲歌心情揮別的同學，校園重聚，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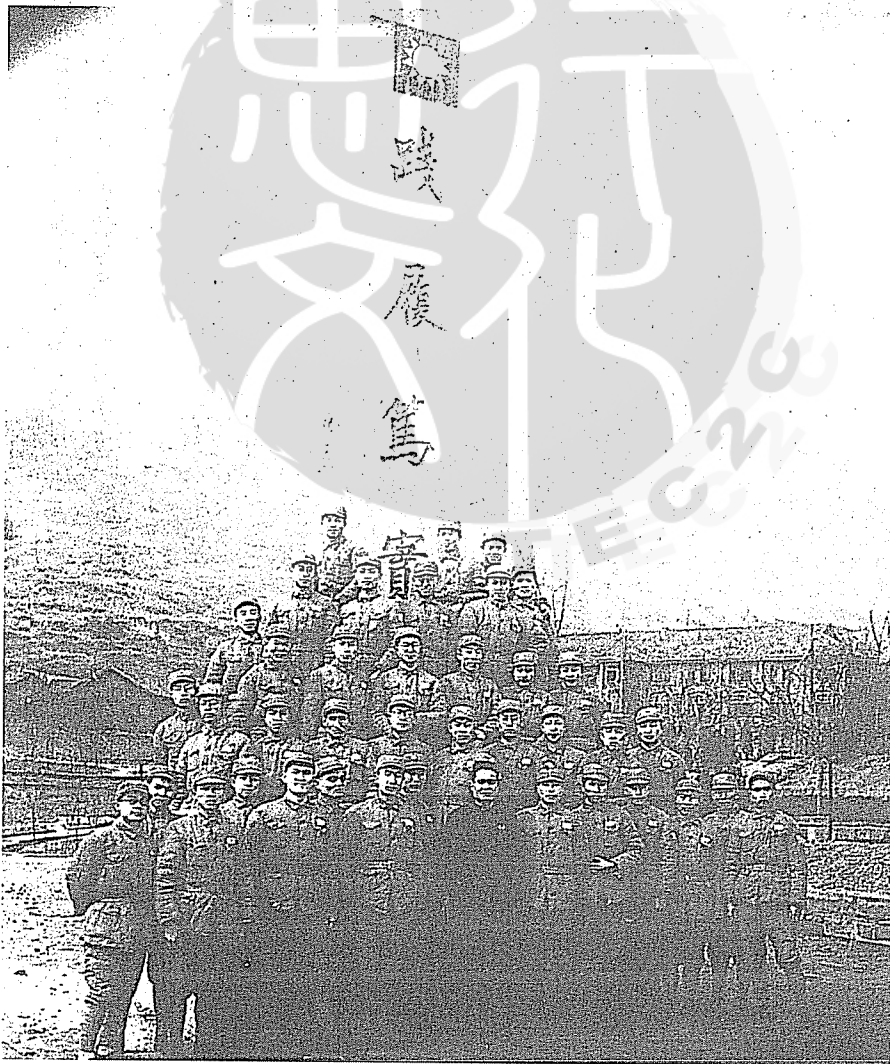
「事過千年猶恨速」，回憶中的歲月竟是那麼短暫，四十年日子已過。當時青

少年而今已屆花甲，我於週甲時曾寫書懷詩，其中之一是：

生當南北塵兵日，襁褓之中經亂離。
報國曾思裹馬革，從軍惜近受降時。

天全散木捨斤斧，妻制醜着勝藥醫。
無病無災周甲過，故園歸老猶能期。
即以此作本文結束，兼申我的期望。

(七十三年十月十八日)



一九四五年二月作者趙廷俊（後排中）與同時參加青年軍政工班的政大同學合影。